

乙：如果真的是這樣，那就慘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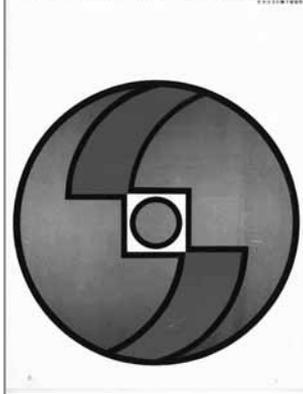
甲：實在是這樣。每一次風來，都將冬天帶前一步。  
你現在信不信也沒關係，你很快會覺察得到的了。

乙：我不是不信你。其實，我一向都沒留意到，也沒有人告訴我，我只是知道這裡是美好的，我們應該盡情享受和快樂這些所謂道理。

甲：唉，那些人就是這樣欺騙我們，製造出一個美麗的幻象來愚弄我們。真不知道有多少人到現在還是蒙在鼓裡。你想去告訴他們，他們不但不肯聽你，反而當你是存心不良，是自討苦吃……。

上面這一段對話，選錄自代表香港大學參與第七屆戲劇節（一九七二年一月）的《冬眠》。這個戲曾經被不少批評者視為隱晦，其實要表達的，正是這種初進大學的青年知識分子對社會的關切，以及對未來雖隱約而實在的擔心。就是這種「先天下之憂而憂」的襟懷，使學聯戲劇節成為「學運」在七十年代初急速變化的反映。而其風格的稍近朦朧，恰好成為它創造空間，逗引觀眾想像的憑藉。身兼這個戲編與導的林大慶和袁立勳，在以後的好一段時間裡，以「冬眠」為共同創作的筆名，其珍視這個創作的經驗，其以此為藝術成長的印記，意思極為明白。

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第七屆戲劇節



### 【三】

這印記，甚至是時代的。不讓「美麗的幻象來愚弄」，不想再給「蒙在鼓裡」，其實也可以用來說明七十年代初知識分子的思想狀態。且讀讀以下這三段話：

時代的列車在軌軌地前進，跨過了動盪的六十年代，踏入人類歷史的新的十年。

越來越多的事實表明：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青年，不可能再有「兩耳不聞窗外事，一心只讀聖賢書」的「十年窗下」的生活，甚至也不可能再有在樹蔭底下讀消閒小說的生活了。我們處在一個急劇變化的世界，一個複雜矛盾的社會，我們幾乎每一天都不可避免地面臨抉擇：走怎麼樣的道路？做怎麼樣的人？跟隨哪一種趨勢？

當然，假定我們跟從的是一種正確的趨勢，那麼盲從亦可能是正確的。但這太危險。我們完全可以從歷史的發展規律中，理智而清醒地認識世界，完全可以從實際的工作生活中，深入而細緻地研究社會。然後，我們可以從對各種人生態度的分析批判當中，決定自己所應走的道路。

